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

第四回 呂祖閣半仙佔禍福 廣和居市儈顯神通

卻說伍瓊芳看見進來一個女人，頭大如斗，年紐約有四十歲不到的光景，頭上有幾根黃毛，鼻子歪在一邊，三角眼，高顴骨，大扁嘴，兩條掃帚眉毛，滿面碎麻子。搖搖擺擺的到裏間來，便到床上一屁股坐下。店小二忙著招呼道：「就是這位老爺叫的。」那女人便嘻嘻著嘴道：「老爺好。」聲如破鑼。伍瓊芳躺在床上，心上暗暗的詫異道：「剛纔那些雖說不好，比他還要好些，他怎麼配叫蓋碼頭呢？這正是應了從前的一句話，叫做小丑則小好之，大丑則大好之了。」又看了看這女人，再看看自己，正是渺乎小矣。弄得伍瓊芳沉吟不語。店小二道：「怎麼樣？人來了，你老又病了，這怎麼好？」伍瓊芳道：「真不湊巧，我今天動也不能動，一動就頭暈，心上又怕煩。我既是請了他來，也沒得話說，我照往常的數日開消罷。」一面喊他的跟班付了兩串京錢交給店小二，店小二又交給那個女人，那個女人是一言不發，下狠的瞅了伍瓊芳幾眼，站起來便往外走，店小二也跟了出去。

伍瓊芳聽他腳底下的聲音是剛到門口，便罵道：「真他媽的喪氣！」又聽見店小二「嗤」的笑了一聲，又聽見女的罵道：「你別笑，照你這樣，你下次就是拿八抬轎抬我，我也不來了。」店小二急了道：「大奶奶別生氣，不關我事，這位客人好好的，吃飯後忽然發了痧，他也不是願意的，大奶奶你包含點罷。」女的又嘸哩咕嚕的一路走了出去，路也遠了，也就聽不清了。伍瓊芳重新坐了起來，叫周升攤好了鋪蓋，人倒也沒有什麼不好，就是餓的難受。好容易等了一個賣花生的來，買了半斤花生，將就壓了壓餓火，便上床睡了。到了四更多天，伍瓊芳起來，洗過臉，便上車開車。

曉行夜宿，又是兩天過了。等到第三天，又趕了個大早，一直到了東便門，稍稍耽擱了一回，化了幾百個錢，就進去了。伍瓊芳招呼把車子一直趕到西河沿來，就住了泰來客店。房屋也還清潔，歇息了一日，便把伊昌傳授他的法子，並伊昌的信，自頭至尾一樣一樣的去。伊昌是三封信：一封信一千兩，是送到松樹胡同傅老爺的；一封信八百兩，是送到化石橋江老爺的；一封信一千二百兩，是送到東城根毓老爺的，信面上都寫著守候回信的話。伍瓊芳便一分一分去送，又有些零碎的，也有一百兩的，也有二百兩的，總共不下二十餘封。伍瓊芳順著路去送，又約了三日後來取回信的話。

回到寓裏，天已不早，吃過中飯，想到街上去走走。走到店門口一站，聽見店裏人說：「這課真靈，連時辰都不差的，這可真的要替他上塊匾。」伍瓊芳滿肚的心事，正想找個人決斷決斷，連忙捱過去問道：「是那裏佔的課，有這樣靈？」那人道：「在琉璃廠西門呂祖閣裏面，有一位瞎子先生，叫做張心齋，他本是得過異人傳授的。前月，我們店裏少東西，客人朝我們鬧。後來我們就去找他，他佔了一課，說是東西並沒有失落。但是他安放的地方不好，是放在元武的方位上，剛剛那天又是什麼星宿值日，就是擺在面前也看不見的。必定要等到某月某日某時，那東西自然出現，也不用找，並且一點沒有損壞。當時也祇當他是這麼一句話，那曉得恰恰這日這時就找到了，原來這位客人掛在床後頭。這位客人是南方人，歡喜掛帳子，被帳子遮住了，也沒有疑心到帳子後面去。昨天，掛帳子的釘子掉了下來，所以就看見了。你說靈不靈？」伍瓊芳道：「這樣說，那不成了活神仙了嗎？」那人道：「本來他的外號，叫做張半仙。」伍瓊芳心中一動，當時說完各散。

次日一早，伍瓊芳起來，拿了幾張錢票，也不帶人，便一步一步走到琉璃廠。也無心觀看景致，一直投奔廠西門來。到了廠西門，果然有一個呂祖閣，伍瓊芳便踱了進去。一路上貼的些條子，都寫的是「張心齋卜課寓內」。到了大殿旁邊，卻是一個圓門，門裏面是朝南的三間房子，兩間通的，一間是隔斷的，院子裏也擺了幾盆花。伍瓊芳看時，靜悄悄沒有一個人，就站在廊下喊道：「有人麼？」

稍停了一停，祇聽見裏間有人接腔道：「那一位？」伍瓊芳接口道：「是我，要找張心齋先生。」祇見裏間走出一個人來，穿著毛藍布小夾襖，手裏把簾子一打說道：「請坐罷，你老貴姓？」伍瓊芳道：「姓伍。」那人便道：「原來是伍老爺。伍老爺來的早，先生還沒有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先生不住在這裏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先生天天回家去住。」又看了一眼長條幾上擺的鐘，便道：「也快了，伍老爺請坐罷。」說完便走了出去。

伍瓊芳又看他房內，東首這個角上是一張炕，藍布底炕枕墊，炕幾上放著一個銅瓶，瓶裏插了一枝假花，一面是一隻保險洋燈。靠東牆是一張方桌，兩把單靠。靠窗戶是一張書桌，桌上也擺著文房四寶。外面這一間當中是一張條幾，上面供著一位呂祖。一邊掛了一付對子，是墨榻的。桌上香爐、蠟扦、課筒，靠西便是茶幾單靠。書桌旁邊還有一個書架子，書架子上還有幾部書。伍瓊芳祇當是卜課的書，也不去看他。後來坐的工夫長久了，沒有事做，便踱到書架邊來看看是些什麼書，原來是一部《大清律例刑案匯覽》及些《六部處分則例》，還有一部大板《新繙紳》及那歷科的題名錄，卻並沒有一本課書。伍瓊芳暗暗奇怪說：「這位瞎先生還要這些書做什麼呢？」

正在那裏出神，祇聽見院子裏履聲橐橐的走了來。先前那個穿短打的也出來招呼，並說道：「一位伍老爺找你老卜課，來了多時了。」伍瓊芳曉得是先生來了，便連忙到門口來，恰恰張心齋已跨進門來。伍瓊芳把手拱了一拱道：「張先生，我久仰盛名，今天初次識荊，實在欽佩得很。」張心齋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伍老爺，我今天剛剛家裏有事，到晚了，要你老人家久候，對不住得很。」伍瓊芳道：「說那裏話。先生請歇一歇，我還要請教你的靈課呢。」張心齋道：「伍老爺請坐。伍老爺貴處是那省？」伍瓊芳道：「湖北漢陽府。」張心齋又道：「伍老爺恭喜在哪裏？」伍瓊芳道：「在湖南。」張心齋道：「幾時到京裏來的？」伍瓊芳道：「三、四天了。」張心齋道：「敢是保舉了，來引見的麼？」伍瓊芳道：「不關事的，我另外有事來的。」張心齋道：「我聽見有幾個御史聯名參了湖南的官場，可是有這個事？」伍瓊芳道：「有的。」張心齋道：「伍老爺想是解餉來的？」伍瓊芳道：「也沒有，我還在服裏呢。」張心齋道：「伍老爺到京有何貴干？」伍瓊芳道：「有點小事。」張心齋也不再問，便喊了一聲：「老五啊。」

先前那個穿短打的走了過來，張心齋吩咐他裝香，點蠟燭，打水洗手。老五去整治好了，又點了三柱香，卻不插在爐裏，橫擔在香爐上，便過來招呼。伍瓊芳過去，朝上打了三拱，自己默禱一遍下來。張心齋便走上去，也是打了三拱，用手摸著那三根香舉起來，舉了一舉便插到爐裏去。又用手摸著課筒，便搖起來。一面搖著，一面嘴裏念道：「天何言哉，叩之則應；神之靈兮，有感斯通。今有湖北漢陽府弟子伍某，為估疑難事，吉則告吉，凶則告凶，但求神應，莫順人情，伏希明示。」念完，便倒了出來，用手摸了一摸，又放到筒裏去。連搖了三次，又把課筒在香頭上轉了一轉，念道：「內象已成，吉凶未判，再求外象三爻，合成一卦。」念完，又倒了一次，便把課筒放在原處，袖著手走了過來坐下，自己咕嚕了一回說道：「這卦是兌為澤變雷水解，問什麼事？」

伍瓊芳道：「聞聽湖南友人被參，問可保得住？」張心齋道：「這件事要拿第五爻作用神，為什麼要第五爻作用神呢？凡佔卦總是世爻為用神，要是重大的事，或是替大人先生佔卦，或是佔大人先生，總以第五爻為用神。生旺則吉，克制則凶。此卦內象是已卯丑，外卦是亥酉未，五爻酉金化申金，是謂退神不旺，已官的官爻發動，克制酉金。雖說金長生在巳，但現已爻午月，今天又是丙午的日子，重重克制，變出來的又不好。大象是個六冲變六冲，初爻朱雀，二爻句陳，三爻騰蛇，四爻白虎，五爻玄武，六爻青龍。五爻又臨玄武，這件事恐怕是沒有解釋的了。」

伍瓊芳聽了，毛骨悚然，說道：「聽說這件事已是化了好些錢，托了無數的人，但不知有用無用？」張心齋道：「神兆機于動，動必有因。寅木財爻發動，為申金兄弟克去，且兼寅卯旬空兩重，財爻均已落空，這個錢化的恐怕不能得力。」伍瓊芳道：「我聽說世爻關本人，你看這世爻如何？」張心齋道：「世爻倒不妨事。世爻未土，今天是午月午日，午與未合，又臨青龍，定有解救，但是解救之人權力甚大。」伍瓊芳看見又有人進來佔課，也不再問卜了，付了卦錢，說了一聲費心，就走出來。張心齋卻是

不迎不送的。

伍瓊芳出來，心裏萬分奧悶，又想著到前天送信去的地方去收回信。心裏頭正是七上八下的時候，祇見迎面來了一輛大鞍車，鞍轡鮮明，飛風的走了過來。車夫在那裏喊道：「邊上，邊上！」伍瓊芳就趕緊讓開。祇看見那個坐車的是戴著眼鏡，忽地招呼車夫把牲口拉住，自己跳下車來，對著伍瓊芳，除了眼鏡，拱了一拱手道：「伍兄何來？」伍瓊芳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們同當工房的一位曹來甦。他們兩個是極熟的人，當時寒暄幾句，曹來甦便邀伍瓊芳到自己寓裏去。當時就讓伍瓊芳坐在車裏，曹來甦跨了轆，一徑到香爐營二條胡同。

來到了門口，下了車，曹來甦讓伍瓊芳廳上坐下，便進去了。伍瓊芳看了看這個小廳，收拾的甚為雅致。炕床擺了許多的古玩，就是牆上那些字畫，也有一大半都是真跡。正在那裏呆看，曹來甦走了出來，重新讓坐，送上茶來，便問伍瓊芳宦途一向可還順利？伍瓊芳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自從那年到省，剛剛三天，便了了憂回籍。後來聽見本省破格用人，說是丁憂的人也可以當差，故此復行回省。等了好幾個月，果然委了一個差使，偏偏又是接丁了。不多幾日，賤內又下世了。餘下三男一女，後來沒得法子，照著下江的俗例，娶了位黎觀察的令媛，那知非常悍潑。現在還存兩個孩子，寄放在湖北舍親處讀書，這是我以往從前的事。」

曹來甦道：「此次來京，是何公干？」伍瓊芳道：「祇因本省大吏聽說被人參了幾款，所以小弟來京探聽探聽，實在不實在。」曹來甦道：「聽說那邊的吏治壞到不堪，到底是怎麼樣？」伍瓊芳道：「那也不見得。不過在省的，有一種得意的，便有一種不得意的。那不得意的不怪自己不會，偏要有嘴說別人，一傳二，二傳三，越說就越不好聽。其實一十八省，哪一處不是如此呢？」曹來甦道：「這樣說，你老哥到京裏來，必是來想法子的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不瞞老哥說，我是我們首府，打發我到京裏來想法子的。但是信也投了，到如今也並沒有下文，還不知道有用無用？今天找張心齋佔了一卦，卦象卻不見好。」曹來甦道：「那些話不要管他，但是老哥若肯早點賜教，不論什麼樣的事，兄弟都可以辦到。」伍瓊芳道：「老哥有什麼法子？」曹來甦道：「若非你我多年弟兄，不能對你說。現在打磨廠開億利金號的東家，是個太監，卻是大有權力。要是想走人情，到他那裏想法子，包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事。譬如你這一件事，大約也不過化上八千兩銀子，就可以風平浪靜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我來的時候，卻帶了五千兩銀子。但是，如今就如石沉大海的一樣。要是別開生面，我是拿不出來。就是打電報去要，恐怕他們也不肯相信，趕緊匯了進來。這可不是真正要急死人嗎？」曹來甦道：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事已如此，沒有別的話說，祇有自己跳了出來罷。至于他們的事，也祇可由他們去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我不過帶到一筆，看來也得化銷若干？」曹來甦道：「有限，大約一摺也是不能少的。」伍瓊芳道：「現在到底不曉得我們首府托的那幾個怎樣說法，我還要趕了去等個回信。」曹來甦道：「不妥當。你祇管去打聽去，我聽見說，還有好幾位御史要參他哩。並且說是兩湖如果過於含糊復奏，還要連兩湖參在裏頭。」

伍瓊芳聽了，大大的吃了一驚，暗暗的叫苦。停了一停又說：「他們也享用夠了，我纔真正冤大頭呢。」曹來甦道：「伍兄依著小弟的主意，自己顧自己罷。若是走這一條路，包你萬無一失。」又伸出指頭，一五一十的算了一回道：「至少也得八百兩銀子，包你一點事也沒有。」伍瓊芳道：「莫說八百，就是一千也值。但是從那裏去借呢？」曹來甦道：「朋友知己的地方去湊湊看，有多少是多少。要是差個一、二百銀子，我還可以替你想個法子，不過利息是每月二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利息是小事，不去管他，祇要大事無害。但是，一摺子參的人，怎麼就會單單的把我提開？這裏頭是怎麼個講究呢？」曹來甦道：「要沒有這局拿手，人家還來托他嗎？」

兩人言來語去，說的甚是投機。裏邊已是端了酒菜出來，伍瓊芳道：「初次登堂，老哥竟如此費心。」曹來甦道：「現成的東西，並不費心。」說著，就讓伍瓊芳坐了首席，自己對面相陪。伍瓊芳又問起曹來甦在京貴干？曹來甦笑了一笑道：「沒有事。」伍瓊芳道：「京城裏米珠薪桂，居大不易，曹兄住在這裏，必有所圖，斷斷不會在這裏賦閑。」曹來甦道：「我實對你說罷，那億利錢莊的生意，就是我做水客，在外面招呼。我是九五扣的分紅，也就勉強可以敷衍了。現在，承東家的情，又在河工上管我要了一個保舉，已核準了，我是年裏也要到省的了。」伍瓊芳如夢初醒，纔曉得他是拉生意的意思，就切切的拜托了他。又說：「我明天便去張羅起來，若是能夠如數頂好，萬一不能，還要求告老哥成全其事。」曹來甦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一回吃了飯，伍瓊芳便辭了出來，叫了車回到泰來店。

先打聽了億利錢莊，果然是個太監開的。又問了管事的名姓，明日一早，便拿張片子去拜曹來甦。到億利錢莊門口，便叫人過去投片說拜會。不一會，出來回道：「曹老爺住在家裏，不住在店裏，他的家在香爐營二條胡同。」伍瓊芳聽見，曉得曹來甦說的不是假話。又到前天送銀子的人家去收回信，有的給了一封回信，原銀條附還，有的給了一張收條。伍瓊芳求著要見，裏邊傳話出來說，不必見，請他早些回去，所委的事無不盡力，但是祇可以見事辦事的了等語。一連幾處，都是大同小異。

伍瓊芳曉得事情不妙，便把人家交還的銀條取了回來，又去找曹來甦，對他說個明白。曹來甦道：「他們的事不要管他，我們辦我們自己的事要緊。你張羅的怎麼樣了？」伍瓊芳道：「我跑了一天，又典當了些東西，纔祇湊了六百兩銀子不到的數，這事怎麼好？」曹來甦道：「有了六百銀子，不夠的你出張票子罷。但為日已不少，事不宜遲，你趕緊去開張票子交給我，我好去辦，但是你也離起服不遠了，莫如就住在京城，起了服出去妥當。」伍瓊芳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我明天一早就把銀條送了過來，諸事費心。至于這起服，也還差幾個月哩！」曹來甦道：「你明天寫一個稟帖到湖南去，就把你們首府所托的人那些情形說話敘明白了，省得以後有別的話說。至于他們的回信，你可騰一張寄去，原信要留下，等到後日面交為是。」伍瓊芳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到底老哥見多識廣。」當日各散。

次日，伍瓊芳便把人家退回來的銀票劃了六百兩的一張來，交給曹來甦。又當面寫了一張欠票，是公法平足銀二百兩，言明按月二分起息的話。曹來甦點過收了說道：「這事我已同東家說了，東家已招呼人打了一個電報出去，知會兩湖，將來復奏裏，決不會波及于你。但是你可不好即刻回去，現在回電也還沒有回來，大約今晚可到。我有要緊事要出去，不能在家奉陪，我們明天再會罷。」伍瓊芳道：「我們明天在廣和居會面罷。」曹來甦道：「也好，也好。」

伍瓊芳便走了出來，心裏想道：「要是我自己一個人上了岸，這位張心齋先生的課可真靈了。今天莫如再去找他佔一佔，看看怎樣？」一頭想，一頭走，已到了呂祖閣。祇見大門關著，伍瓊芳敲了幾下，也沒有人答應。又看了一看二門上，是貼了一張小條子，條子上寫的是「有病停卜」的話。伍瓊芳祇得出來，在琉璃廠逛了一會，一徑回到泰來店去。

過了一夜，次日早上就到廣和居定了菜，看了坐。不多一會，走堂的進來說：「曹老爺來了。」伍瓊芳就迎了出來。祇見曹來甦手裏拿著一個手巾包，笑嘻嘻的道：「來遲，來遲。」走進房門，便作了一個揖又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」便把手巾包打開，取出一張電報紙來，送到伍瓊芳手裏道：「幸不辱命。」伍瓊芳接過一看，乃是「示悉遵辦」四個字，下邊還有兩個電碼未譯，想必是他們的暗號了。伍瓊芳看了歡喜得很，又是十分的感激，便連連的作揖道謝。曹來甦卻也稀鬆平常的。談談說說，早已吃了幾個菜。曹來甦便忙著要走，說是還約了人在萬福居等他哩，便喊了走堂的，叫他招呼套車。曹來甦一面穿了馬褂，又作了一個揖，說了一句「盛擾」，便出門上車去了。

伍瓊芳算還了帳，此時心中甚是有興。一回到伊知府待我很好，但現在我是有力無處使，未免對他不起。就是那些至好朋友，也覺得十分抱歉。既而又轉一念道：「呸！呸！他們那裏認得我？不過認得我的應酬罷了，那裏認得我的人呢！我恭維他，也不過恭維點權力，那裏是恭維他們呢！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家瓦上霜，那裏顧得了許多呢。」吃過飯，呆想了一回，便一齊丟開，回到前門外各處遊玩了一回。心裏想，久居在此無味，還是早早回省去罷。過了兩、三天，買了些東西，便走了車，又去拜曹來甦。這一天共走三次，都沒有看見，伍瓊芳祇得留信告別。次日，便上了車，一徑出京，由通州起早到天津去搭輪船回省。

究竟此次參案怎樣復奏的，及伍瓊芳是否摘釋，當時不久就見，做書的也不纏述了。如今且把此事按下，要知還有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